

即侯之故封考諸傳注博陸鄉名職方載博野本蠡
縣地居博水之野故名終以陵迂谷變疆理蒼莽有
不敢擴實者然以地形相度今之博野安知非漢鄉
之博陸乎廟權輿莫究何代以信傳信必有所自至
元十七年予按部次州來謁祠下荒壇喬木宛在目
中老屋庫漏不障風日過客惻然心魄動盪疇為神
睨而頷之邪因屬守以義起廢貝邗人瞻吏諾而退
逮三十一年甲午予承乏翰林省左署郎官劉源郡
人也以東曹掾徐鳳來告曰弊邑霍侯 耆舊某輩
今易而一新內翰幸不忘久要尚惠一 庶免夫旌
紀寂寥之嘆蓋嘗論人臣以道事君身名俱全克始
克終者世難其人三代而下能膺斯任者惟將軍為

然將軍諱光字子孟早以大忠至謨見知武皇及其
受顧命付後事至擁昭立宣罔辜所托班固論贊雖
殷之伊尹周之姬旦初不是過誠哉斯言也所謂伊
周者為天立極為生民永命為萬世開太平是也其
生則若爾其歿也與草木同腐豈理也哉且匹夫匹
婦以一節獨行表見鄉曲尚能感激後賢尸而祝之
予社况將軍乎然神即人之心也誠敬所在乃神心
之所在今郡人業新廟歲時虔享因誠起敬如見風
采其為神昭鑒也審矣若曰修復故事敬共神明必
獲禮于下執事此則神當然之理吾不當以是心微
之于冥冥也至元甲午歲上巳日翰林學士嘉議大
夫王暉謹記

趙州栢鄉縣新建文廟記

三代治民之具隨時更易百世而下惟學校存而不廢蓋所以明天理叙彝倫止民于至善之地故也况在今日有尤不可後焉者惟趙之栢亭本漢鄆邑地隋縣焉宋金以劇稱板蕩來官府生聚日就完美唯吾夫子廟宮鞠為茂草者有年于茲殆中統建元之明歲監縣事茂都令馮仲德佐史路或教官范天祥等相與起廢方經理間或者謂廟基迫亭傳雜民屋囂湫卑隘孰謂神一日居此乎於是輟作徐議至因循閱三十寒暑當至元壬辰新令劉君因前政經營緒餘謀于僚吏暨邑中耆宿治城東南陬作新廟而遷之復構講堂于後俾肄業者有常處越是年秋仲

上丁尹率寮屬諸生釋菜而落成之鐘鼓具舉籩豆有踐儀威升降肅焉煌煌邑人聚觀拭目興歎僉謂吾尹起百年之廢一旦頓還舊觀勤亦至矣其可使無聞于後迺以某走京師介國子司業王君構以學記來請余以司民政者能以學校風化為先故喜聞而樂道之嘗讀漢志論十五國之風氣剛柔緩急類雖不同在聖人設教作新必因材為篤致諸中和而已然精強多感者易為化底滯不材者難為功向嘗提憲朔南屢至茲邑觀其土壤瘠沮且當南北衝要民之奔走供役勞止備勞則思思則善生此人情之常也况趙之風聲氣習初不異于古為守令者宜知其俗之易牖乃從而振德之則前日彈絲跼蹐悲

歌慷慨之俗將見強仁慕義攸興而不自已者比皆
是也教基既立道由是生異時風俗丕易人材輩出
而曰此權輿于茲不易善乎匪然司牧者以應上虛
行為心士子者不以進修為寔務其堵而宮之者作籛
羊告朔之所吾不知其可也至元三十一年歲在甲
午夏六月十有九日謹記

崇玄大師榮若壽堂記

先妣夫人靳氏系出安陽永和里不肖亦嘗提按兩
河相即臬司理所故知鄴中人物風俗為頗詳聞之
姻戚間女冠榮鍊師者志行簡潔祭醮精嚴以道價
重一方逮接際千儀方顯烟目綠髮童顏風度飄
有出塵之想

也大德丁酉予方供職館閣師寄示西溪紫山傑作
以壽堂記文見囑昌翰林先生文學名德與二公伯
仲間尔儻遂所請貧道藉之儘不朽矣二公之文載
西披讀其稱揚與向所聞見而知者昭合無異今二公
已矣其文章氣節尚可振衰懦而傳無窮得遺名其
列固所願也乃為筆之師諱守玉相之農家女自幼
貞靜視紛華泊如聞道家言喜之國朝甲午歲中虛魏
大師以全真學主盟彰德之修真觀時師方韶亂出
家往事焉既筭經明行修披戴為道士復研精正一
科式法錄號稱習熟至元乙亥嗣主觀事師淵默內
修聲光外著一旦責當弘演主張是者甚力貴族豪
宗欲謝愆過而資冥福者藉師修靜期于感通對越

故召請者無虛日法契會合風動遠通學徒踵至信
向者幸來迺光昭先業擴充增飾截然一新御史中
丞西溪王公為述觀記稱師興緣弘教落落自拔有
壯夫不能及者又蒙掌教洞明真人与進授之崇玄
師踰年踰六秩特構靜室于焉棲息晨起理玄務課
學者畢焚香垂簾痛自滌除湛慮澄心審物禮之自
然悟道體之不息燕處超然而虛室生白矣容齋總
尹夙承摩拊仰挹真風榜曰信齋紫山憲使勒銘于
石表夫志道力行終始不渝之確其為名賢賞識如
此師之志行愈昭昭矣大德戊戌壽六十有八乃營
是室為他日復真寧神之所道俗咸謂師山川炳靈
道德藉潤振清風開後學慕懿流光方期福壽未涯

何遽如許也然人生而死猶晝之有夜寓形宇內同
歸于盡此理之必然也今師不為虛誕荒唐之說所
惑能以生死外形骸追蹤曠達以理自勝較夫烹鍊
呼吸期于飛升不死昧理亂常僥倖萬一者可謂賢
也已年月日謹記

大都宛平縣京西鄉初建太一集仙觀記

金源氏熙宗朝一悟真人蕭公以仙聖所授秘籙初
太一教法於汲郡悼后命之駢逐鬼物愈療疾苦皆
獲應驗事蹟倘恍驚動當世一悟傳之重明大定間
召住天長觀嘗入禁中論道稱首寵賜甚渥三代虛
寂師以道價凝重一時泰和四年太極宮初建命師
主焉其四代東瀛子即祖房孫諱輔道師人品峻潔

博學富才智士論有山中宰相之目 大元壬子歲
應 世祖皇帝潛郊之聘占對稱旨 上以有道
之士特隆禮眷賜號中和仁靖真人寶冠錦帔幅焉
及登大位中和已仙去玄談粹宇有不能忘者
詔五代大師屈壽至京師特建琳宇 勅額太一廣
福萬壽宮命主祕祀其香火衣糧之給一出內府逮
今承化純一真人全祐繼奉祀事十載間以受業者
衆國之繼費日廣堅辭廩料至于再三有司上議禱
祠重事供給所需不可闕也全祐謙撫之請亦不可
違也良田菓植隸大司農者量宜頒賜置為恒產遂
賜順之坎上故營屯地四十餘畝復慮未臻豐贍元
貞改號歲七月載生明之二日 上御神德殿平章

政事領大司農臣帖哥等言宛平縣京西鄉馮家里
隸農司藉粟林叢茂川谷間以株而計者約五千數
若盡畀全祐庶幾資廣道廢永昭祀事 制可全祐
榮被 恩賚乃自諗曰吾家道者流清心繕性歸潔一
身何以仰荅恩私有廣開福田朝香夕火祈天永命
介求多祉而已明年丙申春相粟林隙地重崗環抱
主峰面其北下嵒寒泉泓澄碧激平地衍沃可引灌
溉既奠厥居中構正殿三楹像事玄元九師祖師真
官二堂位其左右前翼兩廡下至寮舍厨庫莫不備
具四繚以石垣前啟玄門榜曰太一集仙觀工既訖
功以不肖猥同并開且承曰太師求文諸石昭示來
者若稽載藉如元魏之寇謙之李唐之司馬子微皆

以道術昭著顯蒙寵賚史臣屢書持書予以見山林
處士裨贊治化延昌鼎祚不以獨善為高時若世主
欽挹真風優加禮遇不以崇高為大千古而下光賁
簡冊今純一師操履貞固精嚴祭醮至蒙 兩宮眷
顧而圖報之誠惟恐不及是觀之建特其餘事耳其
感遇之盛與前世同談而共美者矣是可書大德元
年九月望日記

隆福宮左都威衛府整暇堂記

元貞二載秋八月隆福宮左都威衛府起堂於肄場
中央度宜而勢不侈不愆于以簡閱車徒角較技能
秉號令而觀威武焉既落成榜之曰整暇佐幕張洪
盧愷奉威衛王公之命以記文來徵嘗聞公之選帥

率府繕修戎政桓桓糾綈蔚有成算若夫營壘雲橫
耕也繡錯儲廩實而豐饋餉建譟樓而謹朝昏歲時
都試申明節制旌旆精明鼓角清亮坐作進退又為
餘事至于醫藥有局更休以時宣賜恩威撫養士氣
以之宿衛 宮闈扈從巡幸肅將斧越中外辨嚴其
趨事赴功士卒緝穆優劣得所自非老臣宿將謀畫
素定視若無事者其能如是乎可謂既整而且暇矣
願老生常談安能發越其梗槩然有文事者必資于
武備而武備者所以昭乎文德也僕雖耄尚能效一
辭于尊俎間蓋天下之事曰輕曰重皆有體用明其
體者必致于用又古之君子不足其已至貴乎善推
其所為以極經濟之美今公以重厚英偉之姿膺爪

牙委寄之任罄殫忠勤夷險一節智慮精深有古良將之風砥礪廉隅挺士君子之操寓軍政于國容迪師中之貞吉宜其特蒙眷倚有謀猷克壯曉暢軍事之喻所謂明其休而得效用之寔矣推而廣之茲惟其時需洪恩而釐宿弊只在從容一言之頃俾內外諸軍汰冗濫蘇彫瘵極精銳而伸鬱抑咸若茲軍之整暇輔助文治固太平不拔之基億萬斯年寶顯顯屬望是則茲堂之構豈特整暇一軍而已哉雖晉楚名卿賢大夫復出優游戎幕相事機而措時宜恐不易吾言矣使榮祿大夫塔刺海資德大夫中書右丞王慶端昭勇大將軍阿刺不花其貳武德將軍完者廣威將軍董守敬曰武德將軍曲失帖木兒信武

將軍張智榮實簽其事詳書其僚佐之姓名者見碑
宿之勤謹興造而重事功也大德二載龍集戎戎墓
記

青巖山道院記

衛莫太行東麓山形迤邐自南運肘北闢其間峰巒
嶽斷如巨靈初闢望之儼然而巉秀者蒼峪也循峪
北驚越蒼山池山愈深愈雄峻可愛泉溜益清而駛
望東北行約十餘里抵青巖山足崑壑尤美巔皆崇
山茂林列峙環拱其東南有洞府軒豁層崖上寬廣
丈許邃四五十步中泉水洪澄深叵測春仲二日
洞出光怪恍惚泓水湧溢漂浮塵滓濃瀉山谷間者
一晝夕歲以為信俗呼曰水簾洞山藉之以清物資

以潤清潤之氣不特散而為壘霏翠靄鬱而為良材
靈藥銅鏐玉石之美必有卓異幽隱之士炳山谿之
英靈增景氣之勝槩如廣施神志存隱郵陰主蒼烟
唐甄濟隱崖茲山至遠遁化服兮死完節不汚祿山
近則曰山清修道行留頌委蛻不謂之炳靈增勝可
乎洞側道院即四仙棲道遺址山空人去石磬雲萊
獨一殿巋存至元三禩為全真學者李志和始踰處
石磴以備復為已任剝崖煙谷展托庵地除梗補罅
夷為坦陸重構玉帝殿洎東西兩廡山靈會聚仙亭
下逮苞涵門屏以楹而計者三十數仍改瘞四仙鎖
府中統初元大一五代師居壽奉 命投龍牒玉簡
之對以景昭既厥後闔境旱暵郡長吏來禱車

甫旋軫甘澍滂霑逮志和修復增宏郡民千水感沸
日少長畢集願伸瞻禮迴盛為儲府人具醉飽而歸
于是蒼峪勝蹟靈奕一方而遊觀嬉樂亦復承平之
舊府承帝國并君德常嘉師勤瘁為主張資藉者甚
力及未京師復以興建記文來請余郡人也不敢托
羨老辭切嘗讀金華洞天記中土山林名勝不載于
仙籍者尚多惟蒼峪為天脊左戒奧區去郡里餘一
牛鳴危峰疊嶂環遠郭郭盤礴風煙秘藏靈異幽隱
之士代不乏人亦洞天不載之一也由志和擴而大
之其固亦佳矣然以遺跡攷焉尚有未盡者今廣施
有廟四僊紀行而甄公大節雖傳卓行于唐史發幽
光于韓筆在山中故事獨之旌記子歸能屋而祀之

俾後之游居者灼知景慕審夫出處大義所在以之
勉志節而礪薄俗則子與志和名跡附麗前賢共茲
山而傳無窮矣并君曰唯大德龍集己亥上巳日謹記

創建伊洛五賢祠堂記

大德丁酉春洛陽薛君友諒即邵氏安樂窩故址起
視屋中設康節迂叟明道伊州橫渠肖像庸致歲時
年秋來京榜曰伊洛五賢祠神嵩清洛光動戶庭明
已治人之師屬不肖為之記迺告之曰二帝三皇修
已治人之道待孔孟而後明立極垂憲昭則無窮不
幸厄于秦雜于漢歷六朝隋唐雖有名公碩士間作
迭出其氣量足以恢弘至道闢除異端奈智識不能
盡窺聖賢要奧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又苟夫章句文

辭之末亂以功利禍福之說故學者汗漫支離莫知
統紀時則有衛道之士而無傳道之儒陵遲至于五
季其斷喪可謂極矣伊洛之公奮起百世紹持道樞
探窮淵源克紹絕學內有以究聖賢規模之大外有
以脩踐履節目之詳故孔孟之教復明斯文得歸于
正後學知所適從蓋二百年于茲矣然科舉利祿之
習既久遷未丕變以極夫功用之至伏遇我
世祖文武皇帝挺資上聖運啓休明崇尚儒術尊禮
賢俊于是許竇王姚諸公宗伊洛學陳說孔孟立極
垂憲之教以致二帝三王所以修己治人要道蓋已
取明德新民殊効于中統至元之際今內而贊助經
綸外而佐理政化多前日執簡傳經之士推元本自

則伊洛諸賢發明維持之公不為鮮以雖配享學宮
天下通祀可也况二程世家河南康節迂叟橫渠聿
來昏宇相從至數十年之久聚精會神推明討正莫
匪脩齊治平之方性命道德之理至于談笑游衍亦
皆格物致知之餘篤志力行清修苦節專以移易風
俗勉勵學者為主今讀遺書按故迹其英邁純粹氣
象尚可髣髴復廟而貌之俾向之景仰高風者足以
致其誠懇今而後瞻拜清光者可以感其善心尚何
俟贅兼陋于其間哉敢以不敏辭友諒曰昔潮人修
韓文公廟東坡有碑南雄三先生祠晦菴作記謹著
歲月以示未者不為無例曰若扳援昔賢則不肖年
迫衰老懶於筆研又慙乎其後惟友諒先世為治中

名士其請書慎行名選任版可謂不墜箕裘矣前任
常德府推選九賢祠今人初茲宇庶幾有意于脩己
治人者非特徵取美名而已也是不可不書大德戊
戌歲冬十二月臘日記

汴梁路城隍廟記

汴梁之廟事城隍神其來尚矣壬辰兵後廢撤不存
河南路兵馬都總管劉侯福大懼無以妥靈揭虔曰
事神治人守吏職也可偏廢乎於是相新昌里爽塏
地西南二方界以通衢劉侯私第鄰其東北則抵居
民萬氏廣袤餘七畝繚以崇垣中起正殿像設有儼
前敬臺門為閤嚴肅左右則環齋構室敷請女冠孟
景禮向妙順朱妙明輩相與住持黃奉香火景禮四

元宗獻之女童卅入道以彤管之懿資膺黃冠之妙
選享年八十有五無疾而逝妙順亦出各家探頤玄
理解屬文辭與孟同年仙去景禮臨終貽屬妙明曰
汝等祇嚴脩潔蓋守廟祊無負劉侯付托妙明唯曰
敢不敬承誨音歲甲辰劉侯命侍人周氏韓氏披戴
禮樓雲玉真人為師訓周曰妙元韓曰妙溫與妙明
為徒侶所需衣糧皆出劉侯資給妙溫妙明俱壽臻
期願相繼蟬蛻既而劉侯第四子保定路總尹某卒
夫人徒單氏痛伉儷之中睽感榮華之易歇聿來栖
跡法號妙真道俗咨歎祠宇為增重焉妙元洎妙真
罄剝粧奩資藉刻苦搏節遂重修正殿臺門創建獻
廡子孫司及道衆寮舍齋厨輪奐新蒙洞明真人

人稱賞加妙元以純真素德散人之号今年登七秩
日誦五千玄言為課朝懋頌祝 聖人壽願天下安
鶴髮童顏精健不少衰獲慶興建本末不能昭晰於
後走書幣求記于秋澗翁予宦遊大梁者屢矣京師
故國遺跡亦嘗周覽今雖衰老忍無一言載名其間
謹按祀典陽氣升而天神降地道肅而神鬼出自邦
國而達于臣庶家祭秩切近者社稷五祀而已城隍
初未載也世說秦功臣馮尚見夢于漢高帝曰奉天
帝命與王知領域隍陰事雖恍惚不可致詰然自漢
訖今遂為天下通祀社與五祀雖有常尊當時用事
莫城隍若也况汴梁為六代都會四方湊集城池盤
礴衢陌交通人物號稱繁夥精英粹集晝夜開闔死

生變化幽明兩間其有神為之主司也審矣夫城隍地道也古人求神各以其類今俾女冠主其記事宜矣傳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言誠潔可以感通神明也如景禮妙元妙明妙真等式出于詩禮名家董膏鼎族清修道行敬恭神祇致廟貌完固閣郡瞻仰雖其誠篤致然亦由神明有以護者哉而推源本自不能忘經始之勤是可書大德三年十二月吉日記

真常觀記

大都南城故冢中里真常觀為全真學者重玄子樊君所建也惟全真教倡于重陽王尊師道行於丘仙翁逮真常李公体含妙用動應玄机通明中正賈重

一時可謂成全光大矣重玄子自童州受業焉資爽朝嶄然已露頭角由是日獲承侍聽其諄誨仰其高風神致灑然春融蟬蛻與之俱化玄覽暇詩章篆隸亦時習之既壯辭達休要與事物接所無凝滯衆以不允許之顛師嗣主法席委掌資用出納明會計當已無私焉師為稱賞曰財賄衆所貪得今遠疑怨不為行妨吾將大有以昇之時朝家欽挹真風所在宮觀相望和林都會地獨闕焚頌之所乃選充道錄俾張皇教基供奉闕庭雖越在風沙數千里外慨然命駕曾無難色至則潔已應物通變無方致宗風弘演王公貴人為之尊禮主張蒙中宮賜錦衣金冠俾降御香於燕都師真紀堂殊光顯也庚戌間真

常真人泊十八大師光膺寶冠雲帔下至四方名德亦獲紫衣師號之寵改現為宮周旋之力為多繼奉旭烈賢藩教主提點彰德路道教事逮誠明真人嗣教念其耆識殊顧昧也晚節退休與時消息至元二十載易張侯故第為幽棲所榜曰真常觀示不忘本也崇堂為殿下至齋廚庫廡修治完整復置蔬圃一區負郭田二百畝資給道衆乃洒掃消潔廣植花木使境趣靖深日端儼丈室炷香撫琴客至問何為曰吾方疑神生忘與造物者遊凡往來者皆一時名公李敬齋趙虎岩與翰林王慎獨左轄姚雪齋鹿庵王承旨少傅竇公冀國王公愛其風度才識締方交外太史公曰視交知人豈其然乎元貞元祀正月五

日師晨興召門弟子齊道亭劉道安付以後事怡然而逝閱世四百五十六甲子凝神于五華山僊瑩道亭純直有持守祇承遺緒朝夕惴惴增飾固執惟恐失墜掌教玄逸真人與其進署宗門提點加冲玄師号一併劉道錄文甫請述觀記予僚契雷若齋與師昔同鄉校黃錄有一日之雅且重劉請勉為件右切有感有乃為之說曰二氣氤氳五行儲精長材秀民無世無之第學以致其道行效其用功成名遂者幾何人斯當金季淑擾綱常文物蕩無孑遺其時設教者獨全真家士之慕高遠欲脫世網者舍是將安往乎嘗究其說不過絕利欲而篤勞苦推有餘而貴不爭要歸清淨無為而已如重玄子扶翊道紀宗覈玄

玄務公材吏用藹然見于脫穎游之外其妙固翩
翻而獨征托遺響于高風者矣然推本原自信其良
知良能耿耿有不可掩焉者不謂之長材秀民可乎
向使率性以明當然之理務學以廣通變之方列周
行握自樞以投功名之會樹立巉恐不如是而止之
也撫眷懷人為一慨惜師諱志應字順甫出平陽汾
西宦族自稱重玄子法号淵靜通虛大師廣陽真之
常麗澤之靈郁皆別館也仍為門人作望思歸來之
篇其辭曰瓊芝峨冠号青霞縈裳遠引高蹈号與道
翱翔至人出世号化現無方駭駕鶴馭号力振玄綱
仙遊有恨号門人涕滂蓬萊東望号雲海茫茫松桂
輪囷号鬱鬱其芳偃息有室号燕處有堂仙標彷彿

号海音琅琅師今不見号莫知我傷宗風通暢号洞
流有光神遊故山号陰儲吉祥倒景遺照号土苴是
揚庶幾華表号歸來之單

故翰林學士紫山胡公祠堂記

紫山胡公捐館之三載彰德監尹脫里不花暨廉訪
使完閣與郡士民詢謀僉同乃像公於治城西郭別
壘之讀易堂予以揭虔安靈致歲時香火之奠諗不
肖交款知平生詳請書其事于石酌量契義不敢以
衰耄辭夫士有生無聞于時潛德幽光發越于後盖
行義立言曠世而相感也亦有富貴薰天振耀遠迓
卒然傾謝磨滅無紀宣德薄用淺無可稱述而然耶
若夫其生也為人所敬慕其沒也致人所懷思至衡

於志慮見於羹墻非人品峻絕事業顯著盛德至善
感格人心悅而誠服有不可忘者安能如是哉紫山
固名士才大夫佐理於朝議直論不屈權貴作牧
名藩吏畏民愛治行為諸郡最擢任風憲擊奸發伏
褰衣具瞻有風動百城之目其臺閣之清規幕府之
公論固在也曰并汾曰齊魯遺愛善政亦不忘也而
於鄉郡未嘗臨蒞今像而祀之余初甚疑既而得其
說焉金季喪亂士失所業先輩諸公絕無僅有後生
晚學既無進望又不知道從或泥古溺偏不善變化
或曲學小材初非適用故舉世皆曰儒者執一而不
通迂濶而寡要於是士風大沮惟公起諸生秉雄剛
之後德員超卓之奇才慨然特達力振頽風志大學

致實用談笑議論揮后流俗文章氣節振蕩一時其
見諸容度事業者皆仁義道德之餘則明正大終始
一節追配昔賢矯革時弊故天下翕然想聞風采皆
曰紫山學備四科望高一世真豪傑之士爭先覩為
快况二侯與郡士民孰經傳道質疑請益或親炙而
為矜式者哉沒而配社尸而祀之援例祀典其誰曰
不然若以匹夫而作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論之
振衰激懦屹砥柱之孤標回狂瀾於既倒清風之所
激德澤之所及雷馬後學多矣是則繫斯文之盛衰
與士風之輕重非相人所得顯而私也雖然二侯出
貴族世胄樂道而自忘其勢尊賢而能知所宗昔邨
孟氏譏列國諸侯不能尊賢迺曰貴貴尊賢其義一

也垂訓深矣後世之監牧實古諸侯今二侯取法聖賢於千載之後行古昔所不能行其賢於人也遠矣豈止如是而已後之讀斯文者將有所興感而取法馬公諱祇遜字紹開自號紫山磁之武安人由中書郎官歷河東山東按察使濟寧總管仕至翰林學士大中大夫大德五年歲次辛丑清明前一日記

昨城縣廟學記

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儼景風雲戡定屯難贊敷文德共致太平故孔子曰如有王者作必世而後仁鄒孟氏亦云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信哉言乎惟昨邑金末城宜村渡行河平軍事以扞禦兵衝旣而國朝帥臣撒吉思不花監總五路兵蹙孫餘燼攻

而後馬駐軍守據迫金主東走惟陽所營夜闕竟殲元城下先是公文榭只魯花以萬夫長將選鋒圍困大名中流矢而卒迨金亡朝廷追錄載世忠蓋賜夫人楊氏世封戶於昨孫不聞奚實嗣其後雖州遷而縣其故家遺風餘俗固在也當金末危急草創際組豆之事有不遑及國朝甲午歲漕使宗亨肇建禮殿三巨筵壯麗翬飛為諸路冠後三十五載尹劉庭操而新之復起明新堂於後其門賢蕪尚闕學舍生徒初不論也迨元貞改号冬嗣侯普蘭奚擢任本道廉訪使路出於昨首謁廟宮觀其如是曰欽惟詔條責實在我乃敦諭尹張孔鑄以興修為任尹承命經營有方趣便惟謹首建神閣擇師立學縣

中子弟來受業者日衆侯乃出所藏經史數千卷資
籍講誦尹復闢良田五頃造祭器百餘事供給二丁
釋菜諸生廩料之費兩廡方締構而及瓜代後尹李
君卒成其役仍繪七十子諸大儒肖像于壁昨之廟
學五十年間狼藉蕭條始克完具人知敬仰浴興禮
讓仰副 朝廷崇尚之意皆由賢侯一言勉勵之誠
所謂王者必古而後仁去德之臣戡定也難贊成太
平者於斯可見矣侯今由內臺侍御史進拜行臺中
執法將南過鄉國請書其事于石乃為說以告之曰
惟孔子之教推明至理敦叙彝倫茲成輔相之道修
齊治平之方本末具備細大不捐垂憲立極萬古不
易孔子明其道而無其位空言無所施後世帝王必

需崇尚鄉相守令所當奉行雖無禍福之休誘而從
違之間有真禍福存焉固非利害之牽率得失之際
有實利害係焉惟其費不可闕乃修而明之審夫切
而不可緩故勉而勵焉惟侯出貴種世胄敦說詩書
好尚禮義內剛明而外文雅審事宜而達從政立身
揚名已收功於幾履今復以得施之鄉邑可謂善推
其所為 然君子不安於小知而期於大受况天下
之事惟宰相臺諫得言得行擴而充之正在今日昔
武元衡修治廳壁柳子作記孔道輔以直道進用宋
史有傳侯姑欲我記昨邑廟學而已耶易曰苟非其
人道不虛行又禮云人存政舉誠能繩武贊文光昭
先業克盡世臣之義由一邑以達之天下則被均弘

俾秉事樞矣僕雖羸將執筆以俟焉大德庚子歲仲冬既望謹記

宜遠樓記

奉聖甄君履敬粵自父祖董身節用保守恒業以篤實稱鄉里足敬尚文雅喜交遊襟韻洒落義氣所在略無凝滯始來居燕都城善心計而推高資者甚夥門廬暇玩例尚修潔屋敬一旦以僑寓遺迹其間不肯碌碌出入後於所栖息起構小樓華而不侈高而不危雖處市廛闐闐之間頗出車馬雜喧之境予以合集朋簪暢適幽懷請名于予乃取六一居士天寒山色之句扁之曰宜遠詢義何居復語之曰樓之為用便爽塏而向高明必占據形勢之雄坐得溪山之

勝予嘗登斯樓憑

顧金城千雉青山三面環繞

拱侍嵐光翠色令人面稱不暇朝暮陰晴變態百出或橫修眉於天宇或出寸碧於雲間雖呈妍首奇於百里之外不煩矚吾之履柱彼之芴獲目以之增明詩脾為之借潤矣其於幽遠不亦宜乎此特形於外者如是其係於內者又有大於是焉者甄氏先世既以篤實稱其積累之厚蘊蓄之深逮屋敬而後發之今既崇基構而勤丹雘矣復能傳訓子孫俾為學止善奉承罔替則締構鞏固傳示永遠亦以宜矣傳稱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富有曰苟美矣又君子創立基業必隨緒於後其是之謂歟居敬恐而謝曰有是哉問一知二皆僕所未聞也請書其詞庸

為警戒又何俟燕雀之賀成請善禱於張老也大德
辛丑歲十一月廿一日秋澗老人記

移忠堂記

王全州之子亢宗敏愿通粹有麟趾雅厚今為魏府
別駕一日拱而言曰維先祖驃騎府君起隴畝際風
雲奮從戎列收河朔於百戰之餘以至出建大旆入
貳行臺素饗祭戰總制魏師者四十餘年惟是一二
堂廬皆平昔所晏息諸孫無所肖侶承藉德蔭乃今
有光永言追思於維則未也幸憲使惠顧念其貽
孫之謀燕翼之厚為題扁以示來者俾子孫銜訓嗣
服蔚為矜式敢再拜以請余仰而嘆俯而思曰有是
哉何其孝之純也夫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顯

親顯親莫大立身揚名立身揚名莫重於忠述事於
蓋一致二極臣子之忠孝也傳不云乎教之孝所以
求其忠也嗚呼忠之為用至矣故居家則盡心於親
進官則竭力於上與友交而言信為人謀而盡誠蒞
政則有恪戰陳則有勇其見諸日用間者能是一本
夫愛之深孝之極也舍是將何所取則焉吾已見汝
乃祖府君持心二極屬捨攘之際奮勇畧為先迨分
定之後繼忠義為本其奇勳茂績紀太常而勒景鐘
者可謂立身揚名之道昭矣汝父嘉議君復能篤繼
忠貞勤勞王事其振甫莖憲拊循殊方冠冕于
天朝也行有日矣豈非由孝而忠自忠而有立耶
將有煒前光濟厥黜者責不在吾子乎故題之曰移

忠蓋取孝於親則可以移於其忠之義也若夫親安而氣愉家理而官治友信而謀成吾子行焉綽有餘裕尤當勉其所已行而進其所未至俾親顯而名益揚身立而道愈彰蔓為百世無窮之傳可也異時有登斯堂讀斯文慕樂昌之風而興起者將見為是堂一致二極之本又何曾王氏之類也哉於是乎書

遊東山記

至元辛巳歲春三月余按部黎陽膏澍連朝明日復孟丙寅朔天宇開霽大徑惟阜景風明澹盡如也拉友人宋祺洎諸屬吏囊筆載酒來遊茲山遂自西南騎而陟阻抵岳祠下既祝音步上中曾至濛鴻亭址讀刺史遺元勳亭記文甚奇麗稍北至中頂頂勢夷

行即李魏公中帳蓋任之絕巔也山形再成峻層石壇尔東北行不百步陰崖崎嶇扶腋而下憇龍竇巔上少焉降觀西陽明洞記開元間山人李真題名筆勢飄逸有焦山鶴銘風格其龍崖方廣天然而龕上竅極大盤旋如螺殼然遂頂而去盲不知其幾何也意者山澤通氣此正大任口鼻哈呀吐納之所非有異也宣和以侯爵錫之不幾於妄濫乎盤礴久之下山適靈昌諸君繼至尋前盟也相與稽首彌勤尊像其鐫本末以寺石麟考之為高所造無疑左右磨崖題識甚多得曾元翰張浮休賦詠各一周覽既已與客聯鑣東行踰大河故瀆入牽城登紫金山觀公人拖裙石石水蒼色苔昏兩流變華瀆裂誠若辯

積狀者其面有元豐政和題記黔刻幾滿皆竒筆也
遂探白金泉瞰玉女洞口傍勒建安人徐闕中泉眼
銘兩辭模糊略辨首尾於是瘖巔會勝主人取軟脚例
開樽連酌觴咏終交幽懷共暢不知山陰之迂登頓
之勞也既而寒日下悲風來遙北麓穿蒼城按觀隋
唐廩制未刻入自北門燕群賓於清白堂酒數行張
鄭諸君舉觴囑予曰今日之遊樂且有融盍簪而來
似非偶然第遷變以來三山濯濯等為丘垤其能極
宣城之賞當子長之遊乎然山以賢稱境緣人勝如
赤壁斷岸也蘇子再賦而秀發江山峴首瘴嶺也羊
公一登而名垂宇宙况茲山也名載夏書功存禹迹
關河大地形勢依然斯行也垂索偕來相載而去幸

吾子筆之歸為兩邵光此紀蒼烟寂寞之會仍得遺
名其間為他年林下故事非偶然者不尔甘遁客迴
俗駕幾乎不為疊嶂攢嶺山靈見謝也耶

唐建昌陵石麟記

唐昭慶陵在新陰平縣南十有三里使相紳王尹里
其石儀一十八事儼然具在內二石麟身首蹄鬣一
與馬同第題巔有駱突出肉歲茲端祈謂示其武
而不用者也兩膊雲豔光拂駿尾上揭類牛而短
雖兩辭模糊雲華剝裂而制度精絕可愛傳曰麟四
靈之瑞廣身牛尾一角五采色儼王者至仁則被應
而出又云視明禮修則至今刻像列諸陵闕豈顯夫
祖宗生有至德沒備盛飾以表其仁厚故耶既而入

東南招提讀開元十三年縣尉楊晉所撰碑頌蓋知
為唐皇祖宣簡公懿王陵墓也儀鳳元年高宗追謚尊
號宣簡曰宣皇帝陵曰建昌懿王曰光皇帝陵曰延
光仍配守衛者三千人勅象成令專知檢校州刺史
歲別一巡其石儀之制固當追尊崇建歲作也寺即
摠章間立額曰光業由是而觀其黃奉之嚴守衛之
盛果聖明禮之禮部歌詩薦之儀固云極矣今陵園
夷滅無復所見有荒烟野田而已嗚呼盛極則隨衰
歲侈則厚發此必然理也上世葬之中野不封不樹
何模金暴賂之有文質中判古不能復然則何為而
可漢之灑陵其中制乎至元十九年壬午歲夏六月
十九日秋間王憚記

汎海小錄

日本蓋倭之別種惡其名不雅乃改今號其國在洋
海之東所屬州六十有八居近日出故曰日本國王
一姓宋雅熙初已傳六十四世中多女主今所某氏
云大元至元九年上遣使趙良弼通好而國次
對馬島拒而不納十七年己卯冬十一月我師東伐
明年夏四月次合浦縣西岸入海東行約二百里過
拒濬又千三里吐刺忽苦倭俗呼島為苦又二千島
七里抵對馬島又六百里踰一岐島又四百里又
二百七十里至三神山其山峻削郡峰環繞海心望
之鬱然為碧芙蓉也上無雜木惟梅竹靈藥松檜杉
羅茅樹其俗多徐姓者自云皆君房之後君房徐海

中諸嶼此最秀麗方廣十洲記所謂海東北岸扶桑
蓬丘瀛州周方千里者也又說洋中之物莫鉅於魚
其背鱗轟然山立弥亘不盡所經海波兩圻不合者
數日又東行二百里蟻志賀島下與日本兵逼彼大
勢結陣不動旋出千人逆戰數十合者凡兩月我師
旣捷轉戰而前呼聲勇氣海山震蕩所殺獲十餘萬
人擒太宰藤原少卿弟宗資蓋全宋時朝獻僧奮然
後也兵仗有弓刀甲而無戈矛騎兵結束殊精甲往
往以黃金為之絡珠琲者甚衆刀製長極犀銳洞物
而過但弓以木為之矢雖長不能遠人則勇敢視死
不畏自志賀東岸前去太宰府三百里捷則一舍而
近自此皆陸地無事舟楫若大兵長驅足成破竹之
舉惜哉志賀西岸不百里有島曰毗蘭俗呼為獨樓
即我大軍連泊泊遇風濤也大小舡艦多為波浪而檣
惟勾麗舡堅得全遂班師西還是年八月五也往還
凡十月省大帥欣都副蔡仄次李都帥牢山次宋降
將范毅帥文虎摠二十三南一十三隋唐以來出師
之盛未之見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一

序

南鄰諸君會射序

君子之學貴乎有用不志於用雖曰未學可也聖門之藝有六而射為重蓋射者男子之事志有事於四方也近歲南鄰諸君子二仲月肄諸射事予雖不敏亦從事其間嗚呼抑飲廢而長幼之序乘大射廢而君臣之義缺今之去古也遠矣欲人之知禮也難矣茲射也匪曰嬉遊為樂將少長是序匪曰僥倖為得將心體是正匪曰致遠為功將中鵠為善匪勝己是恣反諸己為賢匪酒醴是嗜而辭養為恭匪多筭為能而進退可度夫如是其於脩盛德遠不肖習威儀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一

序

南鄰諸君會射序

君子之學貴乎有用不志於用雖曰未學可也聖門之藝有六而射為重蓋射者男子之事志有事於四方也近歲南鄰諸君子二仲月肄諸射事予雖不敏亦從事其間嗚呼抑飲廢而長幼之序乘大射廢而君臣之義缺今之去古也遠矣欲人之知禮也難矣茲射也匪曰嬉遊為樂將少長是序匪曰僥倖為得將心體是正匪曰致遠為功將中鵠為善匪勝己是恣反諸己為賢匪酒醴是嗜而辭養為恭匪多筭為能而進退可度夫如是其於脩盛德遠不肖習威儀

復御飲而適世用不由斯而有漸乎若夫野曠天清
露禾棲畝霜氣折膠秋聲厲木土氣充而耦同燕角
勁而寒裂張侯去百步之外揖遜務君子之爭得之
心應之手箭如鳩叫羽若星飛雖未敏及參連神疑
刺注追騶虞牧野之風致矍相堵墻之觀庶幾繹已
之志張本乎四方之事誠君子有用之一端也孔子
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
猶賢乎已矧君子正己之具也哉因序其事而廣之
以歌歌曰

古道下散文武岐中原氣折兵塵飛四郊多壘乃我
責誰云武事非吾知不見東家矍相視當年凜凜無
全齊丈夫况當志四方射先祿後非吾欺只今天地

一射圃國俗靡靡從風披圖書束置奎宿照弘矢高
射騰寒輝冥冥天道既如此智者相持行所宜又不
見臺城陷辱古所嗤舞于不抹高皇危諸人清談不
適用晉室竟墮東門機乃知六藝射尤重世不可廢
誠有為寄謝一丁相謂子恐人迂乃坐書廳

投壺引

古之人心正意誠之學無或不在也予於投壺見之
矣壺之義三代之遺制也自諸侯至於卿大夫靡不
行焉或堂或庭野外軍中必設兩階以明賓主之禮
置壺楹間取其中也北面受矢尊其賓也兩黨相向
比其誠也絃以狸首殺其等也鼓以魯薛節其事也
勝欲不勝養弗能也司射申誠儆其慢也若夫左右

盍簪臨壺荷矢身跛倚則壺不相直也氣渙散則志不能破也手不端則矢弗能順也必也心正意誠神凝於內坐與壺相當扶與矢相應故的然而中無過不及之差豈非誠心正己之道歟且古之為學急情之氣不設于身其或少焉必有休息之具曾不以奇技淫巧令人心蕩而狂也故壺之義有足尚焉然壺亦兵象也與射禮略同蓋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惡燕飲娛賓人心之所欲也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於其中俾樂為之不厭則平日之所尚乃異時之所用也且漢唐以來博戲之事多矣獨奕之技行於今不廢然迹其用心傾危抵噉一著一機司明以之眩亂靈臺為之撻捨必決其存亡而後已傳曰性相近

也習相遠也術之不善擇也如此悲夫予自憲臺秩滿居閑不出者動涉旬朔時雨霽堂廬清停披之餘無以休息用此以佐雅歌之樂庶幾動靜周旋其心一出於正方之既飽而嬉莫知所向者其賢乎哉其賢乎哉至元辛未夏六月望日序

遊洄溪序

夫燕遊觀覽蓋所以增放曠而擴煩滯也故君子所不廢焉歲戊辰夏四月既望時雨霽景氣清嘉苗濯秀二麥含實翰林先生拉二三子聯騎出郭由郡之西南按轡 隰周覽物華既而掉鞅東首尋盟洄溪之上於是步蘭皋俯清流蔭佳樹藉碧草鳥嚶嚶而遺音魚躍躍以騰水飛鳴潛泳各遂所宜悠然之思

與淵流俱而莫際其涯類之氣與造物遊而不知其所極先生曰吁樂哉斯考也於是談塵屑飛朱絃聒眇從容質問不覺前席二三子怡然洽所歡充然有所得不知老之將至日之云夕也風乎詠歸又何嘗遺塵社而攄壅鬱者哉因援毫為之序

帝王鏡略序

東萊云六藝文學者之大端也其次莫如史然則史書浩博自遷固而下不啻數百萬言學者雖資稟精彊至於極其致而得其要者或寡矣矧童子初學者歛近讀遺山先生鏡略書所謂立片言而得要者也其馳騁上下數千載之間綜理繁會數百萬言之內駢以四言叶以音韵世教代謝如指諸掌歷代之能

事畢矣然先生北渡後力以斯文為己任孰謂斷大材而就小室抵和璞而揮丘陵者乎是書之出若為童蒙學習者之所設也然傳不云乎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循序而進有不可躐等者士人張敬叔貧而好學家藏是書今刊之以廣其傳亦可以見其用心焉爾彼初學者一旦心志通達由堂入奧又且得博觀約取之法焉是則一鏡之略不為小補者也至元四年歲丁卯重午前二日題

王氏藏書目錄序

河南房扈王氏為衛之著姓百有餘年 祖宗以奉反相傳略無長物逮 先君思淵子北渡后亦不治生產怡然以閉戶讀書為業聞一異書惟恐弗及其

弱冠時先君氣志精強目覽手筆日且萬字不十年得書數千卷或者曰藏書如是尚爾為先子曰吾老矣為子孫計耳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世人知榮保其爵祿不知一跌足赤吾之族知富室其金玉一慢藏已為盜所目也何若保書之為寶乎若子若孫由是而之焉為御為相牧守為善人為君子上以致君澤民下以立身行道道其在於是矣由是而觀先君立世之志貽厥之謀何其遠且大哉嗚呼先君去世將近二紀不肖某今年四十有一遺言在耳遺書在櫝感念平昔不覺泣下因復慨嘆仕不為進退足自樂蓋所恃者此尔然置之而不力其讀讀之而不踐其道與無書等矣傳曰遺子黃金滿

贏不如教之一經此誠先君之志也可不懋敬之哉至元四年秋七月曝書於庭與兒子孺校而帙之則各從其類也述書傳目錄叙

汲郡圖志引

客有過僕而問日子之經求衛事纂集團史所向欲何為哉僕應之曰述先君之志也昔先子無恙時嘗訓某曰衛有圖經舊矣北渡以來百訪而不一見世郡人也生於斯長於斯宦學於斯聚族屬於斯由宋而金而

皇朝百有五十餘祀不謂之遺俗可乎且衛得天中桑土之野北通燕趙南走京洛太行峙其西大河經其南河山之間盤盤焉一都會也及論其郡國之本

未與地之因革牧守政教之賢否土產風俗之醇醜
山澤利益之隱顯人物古今之盛衰則藐然不知貴
將誰歸至如淇水各川也而指為李河銅關近防也
而曰壁列門羗公顯號也而曰康叔塚殷漢明表也
而稱太公泉共城伯國也而曰段天子城趙越太守
也而曰越王墓淇口會亭也而曰衛新臺崗名博望
而祀張騫山號仙翁而歸葛氏眎獲嘉而曰故城以
頗方而作楨丘枋裏而為枋頭而又汲水湮而無聞
金堤蕩而失據其甚則白圭訛而為雞黑麓謬而為
鹿迷惑志返以至於斯可勝嘆哉是皆吾平昔欲正
之而不忘者也吾老矣終當畢此一事付之青箱無
幾先君捐館雅志罔就嗚呼痛哉中統建元之三

年予自堂吏來歸閑中細繹經史得先人所藏遺
書浚酒行間愴嘆久之曰精爽不昧有繼志述事廢
少慰爾於是聚書一室研精致思蟬蠹群言外則訪
諸耆宿雜採傳記碑刻復為按行屬邑以覆其所得
噫汲雄望也自康叔迄今幾二千餘歲其幽光潛德
靈蹤盛跡隨陵谷起滅不可殫紀徵文獻則墜簡已
亡懷舊俗則高年無幾瞻言丘墟旌紀寂寥不肖何
人能發越其間哉然先子遺教不可墜也良史所載
傳信後也故特取其人物政教風俗關於治亂為後
世之法者群分而類聚之復著辨論等篇凡若干卷
題之曰汲郡志曰郡者何包上下而言也書成因自
笑曰諺有之家畜彘帚享之千金其不肖之謂歟然

非敢示諸作者庶幾來者志存肯構其治梓作室以
是為樸斲坦墉之始且獲壑茨之本可乎客唯而退
時至元丙寅秋九月重陽日引

會玉簪花詩序

玉簪花之名品也然唐宋以來騷人賦客歌詠不多
見豈花之種昌於近代歟較其繁昌在京師為最盛
豈花之性意涼風土使之然耶當其庭軒暑退幽砌
涼新翠筵高聳瑤花盛陳湛露氣於碧霄映仙姿于
月戶素影以之輕盈芳心為容與至若肌膚綽約之
來姑仙也綠雲娉娉墜曉鬟也幽香濃遠眇不知其
幾許也其畏景便陰低昂倚佇意韻飄灑如欲輕舉
所謂玉華同駕紛簪導以何翺風標可人占高秋而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安神不為之餒而敢告來者能永遵儀法不惟德
歸於厚有以見吾皇考繼述啓迪之方祖妣承家守
節揚厲無窮之意也至元三十年夏四月翰林學士
中奉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商孫惲百拜而之序

南陽府瑞芝詩卷序

天地之大氣無不周也其至和純粹之極隨德感召
而禎祥之故應於上則有御雲景星發於下則有醴
泉朱草芝為物尤瑞然產之不恒秀之而特異者蓋
不一二數焉完顏公尹南陽之明年有芝產於方城
民家凡四本誠秀麗而殊常者也其駢枝連葉突如
雲興幢然蓋植有累至十六七者英華輝輝顏如渥

再可翫而愛郡之吏民視履考祥奔走庭下咸謂公
視事以來行有以召之故也如役使時而田里安賦
歛均而物情允疲瘠者為之息肩方苞體者使之不
天是慈祥愷悌之方拊循惠養之實浹洽備至感召
休徵物効靈光者也公曰方今王澤下流皇風遠
暢意者仁厚之化行乎江漢域者衣被草木昭回光
而為開先之兆也昭昭矣予何敢以當之即篚置以
聞衆復曰非常之瑞歸美於上臣分當然弗產於鄴
邠它邑而呈祥於提封涵濡之下不蒸於顛析棟隆
而擢芳於破澤野人之圃亦由布宣中和導揚德化
下克靈承之自也是不可無聞於後遂繪彩靈姿求
太史紀瑞者屬之俾上以頌天休滋至之繁下以見

郡守惟良之美適余將事在申因其請樂為書之卷
端

文府英華叙

僕自弱冠時從永年先生問學先生以科舉既廢士
之特立者當以有用之學為心於是日就通鑑中命
題或有其義而亡其辭或存其辭而意不至者課之
以為日業雖云此何時也然觀多事之際斯文有不
可廢焉者小子其勉旃及長年以來綿立世故愈知
先生之言為有徵至元三年予自魯返衛居閑痛悼
墮窳日以書史振勵厥志因觀古人臨大節處大事
征伐號令渙汗云為之際含章時發以之功業成而
聲名白者良竊慨慕焉遂斷自戡國以上迄於金取

其文字粲然適用於當世觀法於後來者得若干首
題曰文府英華非敢妄意去取第類集以廣怡說其
或從事力列屬辭此事廢有効於時實自先生之教
之中來也是不可不序四年丁卯秋益三日引

宋總尹母夫人慶八秩詩序

人與天地參所貴者生所欲者壽福全德邵此又壽
者之可樂也予宦遊燕湖接世家甚多至於享高年
之安其五福之慶者總尹宋君母夫人其一也夫人
姓魏氏濟南人出膏浸醲薰世為名族及歸處士貞
順儉約被服僮僮早夜以中饋是承處士安冲適樂
易以文儒重一時為中令耶律公所知意賓客樂施
予尊俎談詠有承平故家風味故軒車填咽鶴蓋交

陰於門首無虛日夫人躬儉內助虛儀有則賓至率
擊鮮供其佳育名釀齊絜嚴整未嘗計家有無俾不
足於省所也處士嘗與客語久夫人適中戶間有所
聞客去即曰直諒易言我雖誠人則有愛惡焉再思
可也其順成輔佐君子至意類多此子四俱教之讀
書雖出就外傳庭訓之際以孝弟忠信為主曰孝者
行之源悌者順之至忠者臣道之極信又朋友所須
以成者立身揚名本其在於是汝等敬之勉之古稱
陰教有助夫人之謂也長曰漢臣河南府路總管忠
勤長厚不類今人次魯臣慤而克家恬於仕進次唐
臣才碩有幹局侍儀司法物庫使次楚臣博學多藝
能有處士風

上鄉潛時以琴阮侍左右有年今以致養日嚴為事
夫人今年壽登八秩康寧精爽髮微艾容醉然飲啖
如五六十人歲時拜慶子孫滿前班衣綵袖雁行玉
立其團圍香火之情雍肅閨門之化融融洩洩萃於
一堂之上不謂福全德邵可乎吾是知召南美化本
於正始而有麟趾鶴巢之應洪範之九五根於攸好
德一言而壽為五福之尊禎祥有自於宋氏樂可見
矣求諸公賦詩歌詠其所貴可樂之美屬暉而為之
序

總尹湯侯月臺圖詩序

蘇門山水明秀為天下甲蓋有東南佳處瀟灑之勝
而無卑濕蒸炎之若誠中州之江南也湯金門外西

南行三里而近日蘇氏別墅中有大石月如周列座
鼓八因得名曰月臺其形勝大槩溪環竹外山倚雲
猶空翠湖光動盪無際蒼烟白鳥容與鳴集渡野竹
穿林篁而入中鑿蓮塘副方洲構亭其上青梅蒼檜
四面間植奇花異卉繡錯其下牡丹臺醪釀洞又為
東西別圃春則醉其香夏則清其暑秋月可玩冬梅
可探而賞也四時之景皆新而其樂亦無窮也暮春
初郡人遊歷始於百泉曉翠經柳湖雙塘梅溪而南
迄焉止息故共頭月臺實為一方首尾之冠至元丙
子春予自晉東還取道共城友人於焉觴予為一日
留觀其廢磴修復堰溪高敞雲烟竹樹光賁疇昔詢
之知為府尹湯侯易而主也是年冬與湯會燕出所

繪月臺圖且曰為仕宦牽率固獲徜徉其間以遂初心今欲求諸公題詠庶見其素蘊雖南北東西時得展玩猶一到其中也吾子為我序之嘗念天壤間佳境幽人勝士樂之而不能有蒙宗貴族有之而不暇樂三十載間吾見此四易主矣不知當時賓從輪蹄兀幾往返得窮雲烟魚鳥之趣彼幽人勝士暢情適意不以物之有無為樂而貴游豪宗雖有之能遂其樂而樂方為己有雖然今君以才術通顯投功名之會膺長沙方岳之寄而能以此為懷豈他時倦游知止之心急流勇退之舉將張本於斯歟十四年上元日序

博古要覽序

予性濬癖無他嗜好獨於古藝器愛而不置雖造次必摩挲瞪視辨其銘款為何代何物間有所得則悚然起敬想見當時氣象令人有不能已者弟所見不廣究其義未詳耳十四年春余入翰林四十有七日侍左丞相耶律公於玉堂坐間出宣和博古圖三十卷示予因假以歸與院史趙復取鐘鼎韻歐陽子薛尚功款誌呂氏博古李羣舒考古等圖參讀而節約之觀其制作之精微錫用之所以篆籀之古而不苛文章之雅而不迫取物象形垂徽萬世其為法深且遠矣因念三代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是器斯可矣矧微辭與旨引據攷證於槩昭著生平所疑前賢或闕而莫可致詰者一覽而盡得怡然理順渙焉冰釋筆

削既已從其類而作若干卷題之曰傳古要覽客有過而笑曰子之學弃俗尚從寂寞惟恐其不古也其如適越而冠章甫何予應之曰不然方今明天子御極神聖慈武撫四海而有之禮器縉典將維新是齒一日告功神明郊祀饗獻之禮行有每事而問者據所得而告之曰此鼎也彝也鬲也匱也爵也壘也犧也象也如是而已其於魯兩生間安知無一日之長乎客笑而退於是予書以為序

書畫目錄序

登崑崙之墟者知宇宙之大臨滄海之淵者見魚龍之富故遠人大觀必於物之所萃而致意焉乃能窮古今之變極天下之觀否則與管窺等耳若夫歷代

之法書名畫唐以太宗嗜好之篤宋以徽廟耽而之甚搜訪百至品第裝潢比三代傳寶至陪葬昭陵閱藏內殿仍置官典校署之曰秘書何其崇哉當時自非寵錫貴近賜觀諸王思欲預首一闕胡可得已且唐迄今五百有餘歲幸而存者又無幾唐亡而五季宋殘而金源氏金滅而

國朝興其間兵亂相繼散亡爛熳又不可勝紀

聖天子御極十有八年當至元丙子春正月江左平冬十二月圖書禮器並送京師勅平章太原張公兼領監事仍以故左丞相忠武史公子杠為之貳尋詔許京朝士假觀予適調官都下日飽食無事遂與左山商台符叩閣披閱者竟日乞得二百餘幅書百

四十七幅 畫 怡然有所得冲然釋所願精爽洞達滯
八十一幅

思為一攄所謂升菑籟而見洪荒之大俯溟渤而駭
光怪之多也嗚呼三光五岳之氣網緼盤礴發於人
為精華傳於代為英物以數百載萃聚蘊藏之盛積
而為崇丘澮而為淵府一旦顯顯然拭目而觀可謂
千載一遇也因念人與事機其會與否皆有數存其
間九年春予一夕夢謁平章張公名易字仲大京人於府第
之東堂酒數行發書一櫃示予皆彩笈繪本金文玉
牒今觀中秋所有璀璨輝赫與夢中所見者盡同吁
亦異哉傳曰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信哉斯言也作書
畫目錄序

故翰林學士河東南北路宣撫使張公挽

詩序

歲甲寅冬先生被故經略史公至過衛輝以諸生贊
文上謁承簡昧獨異迨中統辛酉先生自河東宣撫
改授翰林學士兼中書省參議其秋輝亦以都司就
列機務之暇接論思殊款至元二年公以前東平宣
慰起復登山東等路行省事適輝從事在魯又奉聞
燕者兩月六年己巳冬不肖應御史辟出真定候公
於灑齋尊酒從容言笑竟見因及西臺故事時公精
力未衰慨然經世之懷尚眷眷不置也厥後輝官平
陽飲聞公填撫時政蹟章章在人心不去者甚悉私
念自甲寅迄壬申歲廿年間與公會合者五聯事者
再似不偶然也故知公為頗詳公資剛嚴有經濟器

業遇事風生果於斯劃其庭議愷切矯矯有長孺志
節至扶善良嫉姦惡又似夫王義方對仗時辭氣生
平素蘊在河東笈也盡至今三晉間愛仰如神明乃
以霹靂手目焉雖時致齟齬其耿耿自信不疑者氣
終不少下公歿後三年甥王革來過追惟疇昔愴然
動零落丘山之感余亦為歔歔也想遺直之不復悼
斯文之如綫勉為哀挽庶答顧遇知己之厚且待封
龍招來之此二魂而有靈鑿茲哀悃公字耀卿姓張氏
太原友城人早舉進士聲藉場屋既而以臺榭進
為人儀觀秀偉山立揚休望而知為正人端士壽八
十終鎮州顯齊其自號云不書名貴之也至元丁丑
秋謹序

趙德明母劉氏慶八十詩序

人皆以壽為樂然使吾親壽壽而康寧茲人子之至
樂也鼓芭趙若德明予宦晉府時幕從事也每與之
接不下帶而存者皆和氣愉色其臨事行已洞洞屬
屬若持盈奉玉惟恐弗勝予異之而不及問戊寅春
會京師稱其母劉氏金進士都水監勾之女穰縣簿
耆德唐甫之妹年雖高聰明安健紉縫在手不持杖
作筋力先懷遠府君不幸早世三十年間袒暨二弟
靖炳頗試所歷及有孫六人女孫二人重孫二重女
孫六同居無間言是皆母氏慈愛恭儉陰教有方之
力也袒等不肖愧弗能紆青拖紫儋爵錫圭以顯榮
為養用報劬勞之德今歲壽開八秩將南歸省慶尚

賴賢士大夫見之歌詠歸慰母心以為閭里光予告之
曰壽福富貴衆人之所欲也若今之富貴似可求而
得唯壽與福命之於天不可幸而致彼高明家雖三
牲日養未免使親有顧慮可憂之感崇高而安者子
孫多親不待之嘆今君職雖卑祿雖薄與仲弟輩怡
然以志為養其樂也融融吾知案上一杯菽水過於
五鼎七牢矣時也恒山之陽薄池之濱風和而晝明
鳥嚶而華粲綠萱婆娑於堂背舞袖爛班於膝下朝
而倚其門夕而倚其廬僕子之來歸君其行矣試以
吾言語之鄉人而曾聞和樂之氣將有聞風而興起
者焉至元十五年季春清明日序

潔古老人注難經序

醫之有難素樞六經之有春秋易也書雖盡言言不
極意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潔古張先生醫師之大學
也以是書注釋雖博未免有仁智殊見體用不回之
間於是研思凝神探索玄奧發遺意於太素之初出
妙理於諸家之表使體用一源得失兩判復隨其疾
證附以禁忌方論述經解廿四卷先生高弟東垣老
人以其書授羅君謙甫兵後文多墜簡及得田氏口
傳易水遺旨百餘條直補脫漏遂為完書予嘗觀其
旨要顧天下之事未有不極其理而能臻于妙者矧
醫術精微主司萬命惟其至精非一世之所能備惟
其至微非一賢之所能窮故軒岐開天如大易之書
其卦越人撮要猶三傳之贊其經迨潔古講解古今

之善傳注之能事畢矣誠生民之命脉醫學之淵會也嗚呼醫固難事學即能至至於提挈造化會歸一身如秦扁闢五臟而洞癘結察形聲而辨死生推原本自心融手應坐收神聖康濟之功要以理明學傳精詣其極有不期然而然者其功用之實成在是書學者宜盡心焉而太史公稱扁之術得於餌桑君之藥飲上池之水特以診視為名恐未之恩尔謙甫將板行以壽其傳求題諸篇端予嘉其學術及物之外能光昭師道如是可謂知本也已先生諱元素易水人潔古其自號云至元十七年歲次庚辰中伏日序

永東溪墨梅圖序

藝意存所寓者哉總尹黃臣善寫梅葉之終身而不厭且梅以墨繪黯淡枯寂無聲色臭味可嗜而悅蓋性之所得有不容自己者余嘗踏雪過南塘入東閣主人開樽小酌醉中出示所製溪雪春風等圖亦以淡僻故為把玩者久之覺冷香疎影動蕩於几案間令人脩然有孤山籬落之想後考試洛陽復與君會府署之梅花堂庭之所植者皆是也因舉觴相屬曰永南梅之淵藪又久官於此殆將俾使君移船花光臻超然之極致耶東歸悉以近作贐予其風味之勝瀟灑之工又非向時吳下矣及入返解裝盡為好事者索去嗚呼君今已矣梅寧復得耶其弟唐臣義夫輩追憶風流事亡如存聯綴遺墨求名士夫題詠將

昭大兄游藝之美來爲引其端漢臣於余拜久且故
故知爲人頗詳君天姿誠惻與人交有終始於修身
齊家孝友純至一門之中融融怡怡以及於政是知
託物寓意於歲寒三友之間者不徒模寫形似俾自
得之趣冠時人而名後世也十七年立秋日秋澗序

新修調元事鑑序

士之有志於道者當以聖人爲則有志於天下者當
以宰相自期降是夫何言焉然宰相者輔天子坐廟
朝經綸一世豈偶然哉是在彼者得之爲有命而在
我者烏得而不盡之哉況相之爲任正己以格君心
之非進賢以盡知人之鑑理物以代天施之化
以成天下之務尤需以學術而爲之先若不學無術

則闇於政體是最大臣之所深敬故賢如傳說典學
初終聖若周公思兼四事迨夫叔世多故大學之道
不明於上變理化爲權衡論思變成機務相之德業
其所存而不亡者幾希矣此事鑑之所以作也嗚呼
三代而上如禹益稷聃其讓敵德業光極臣道日星
麗天尚何議擬故斷自殷周已未終之近代上下千
有餘載間其相之賢否具列無遺俾歷朝之用舍一
代之安危前後麟差易於卽見至若善或當與詳其
所可法惡或可奪書其所由然準以變契伊周之所
行斷以孔孟諸儒之正論間以臆見附之要本德學
材識公明正大以道事君爲事業經綸之最至如遭
際聖傑不善更化祇以權謀功利爲尚雖濟一時而

不可多得終非鑑之所先務也僕老矣壯而所期見於世者百不能一必故朝夕覃思是編庶成一書亦畎畝不忘之心也俾後之君子有志於斯民者識前言而明治體稽往行而處事機其於衮職不無少補焉至元二十年歲次癸未夏六月十有七日序

顏魯公書譜序

古人以書學名家者甚衆今獨取魯公而譜之者重其人以有關於風教故也兼公之書上則窺三蒼之餘烈中則造二王之微妙下則極古今書法之變復濟之以文章氣節之美故後人作之終莫能及東坡云評書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昔蒲陽鄭樵嘗集公代有金石刻得七十有五予之耳聞目觀

洎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得六十有二併錄家藏實有五十有一只以澹齋酷愛營求三十年之久纔所得如是念其嗜之無力自非黃緣物聚於所好亦已難矣嗚呼公之書今存於世者無幾加之歲刻月散有磨滅而已可勝惜哉若夫千金之璧為世重寶人能碎而不斲者以求而可復有也若公之書寧復再得邪故余作譜按公春秋與所書碑刻歲月官封詳考而次第之俾觀者知公之書因物賦形變態百出其皆中忠義之氣葱葱鬱鬱散於筆墨之間者至終老而不少衰所謂止見性情不見文字令人想見當時氣象有興起而不能已者是不亦關於風教者乎譜既成客有過予而問曰二王乃真行之祖顏陳縱橫

曾不踰矩矱若即而為法乎余曰不然孔子吾徒之
願學也然升堂入室固當有序若即此而求臨池之
妙則思過半矣客謝而退至元癸未得伏日序

衛生寶鑑序

醫與造化參學之精者為難至著書垂訓與後世必
然之用者為尤難羅君謙甫東垣先生之高弟嘗謂
予言初授簡牘下東垣曰汝將為為人之學歟聞道
之士歛請曰走雖不敏幸蒙先生與教理之深詣乃
所願也故十年間雖祁寒盛暑親炙不少輟真積力
久盡傳其秘淑不傳之妙大抵人之疾疫不外夫陰
陽變徵我能參兩間會一身推窮其所受根源方為
可尔用是以所得驗於日用之間如敵在目中然後

審藥為攻未嘗不如吾之所必取也因集為一書題
曰衛生寶鑑曰辨誤者證世之差謬明其理之所自
也曰擇方者別夫藥之精粗寒燥以酌其疾證之宜
否也曰紀驗者述其已之極料與彼之深淺見其功
効之實也僕平生所得者如是吾子其為我序之予
聞醫之為學古聖賢致知格物之一端也軒岐以來
難素靈樞等書累教千萬言自非以醫為己任者孰
克而究之若羅君者可謂以醫為任而究其理之所
自歟昔王彥伯醫聲既白列三四竈煖藥於庭老幼
塞門來請彥伯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各
飲此初不計其疇謝今羅君亦以道心濟物復能著
書垂後莫必然之理其仁心普眼當與彥伯同流其

誰曰不然故樂為題其端云至元癸未歲清明日序
王伯彥西陽雜俎云
善醫術

秋間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一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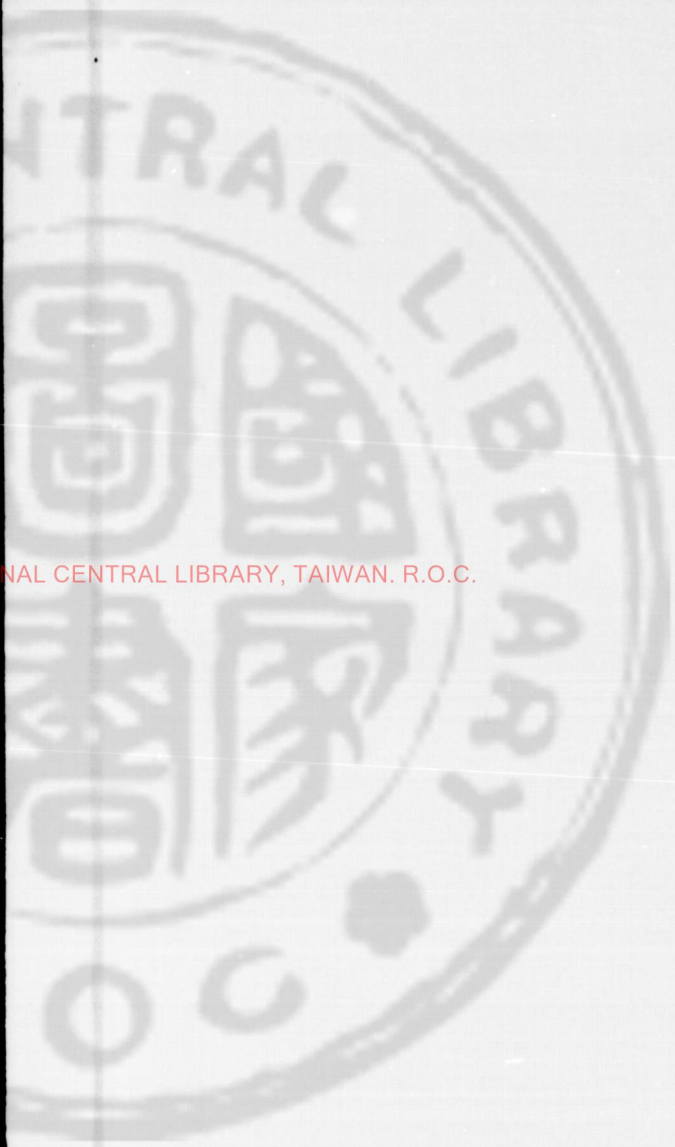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二

序

與左山商公論書序



嚮伏觀所類諸賢法書平生所未足於焉盡備公云
如楊少師維摩等帖天真爛熳上法二王下與魯公
爭衡至繼心所欲皆寓正筆而不踰矩所謂出新意
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知此迺悟涪公云
余書不可學學者輒筆悞而無勁氣似非虛語也因
復出坡公所書寒食詩二帖方之在顏揚兩間蘇黃
為入域之賢尔嗚呼古人不可作所得見者書蹟為
最真今吾左山商公掇拾於二千載後剔去纖妍而
留精偉復始終條理俾金聲玉振以集大成是又智



者之事諒非禪中有眼者疇克辨此邪弟恨不得時
時聽瑩以盡古今之變會歸其極耳然歸裝翩翩已
復裊載矣至元二十年四月六日書於所寓壽宮之
道室

上巳日林氏花園會飲序

四序言燕氣有慘舒不無哀樂從適之間維暮春元
巳物華澹豔極夫舒樂者也故昔之人近續維新後
不祥於川流之上其來遠矣然例以三日為節緣不
克與巳會者蓋尋常焉今歲人和氣稔適與巳契又
可重也不揆援永和之舊例嗣舞雩之清音徵賢合
友禊飲林氏花園壽盟而至者凡一十二人於是登
野酌醑清波折柳脫窮東蘭印宴歌絲間發羽觴交

獻不數行四座紛然迭為賓主酒既酣秋澗老人繼
以柳圈新唱詠四者之來并喜三樂之同集揚解
賓傾冠倒佩不知其不可也已而客有稱於坐者曰
首會稽諸賢契集雖雅未免因迷梗懷俯仰今昔動
終期盡歸之感今吾與子一據底滯增暢老懷顧知
已而無雜賓聆歌聲而免詩苦以此方彼疑若可繼
樂有所踰也是不可以不志明日弟枕葦來解醒首
賦佳篇乃以其序屬予予亦以會鮮離多樂之不易
再也筆泚餘酣率爾而作時至元二十四年歲在丁
亥甲午日也謹序

編年紀事序

史書浩博殆藥山然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第撮之者

不易區別編記之書有不得不作者然務博者或詳其不必書從簡者至略其所當取斯蓋漫然中無所主故也大抵觀史者須當見其一代興衰之自要本不出君與相好尚治忽而已如賢否之用舍治亂之所由生刑政之寬虐民情之所從易安危之機截若影響此理之必然也是皆吾儒法之而為明時治平之具者得不詳且脩欤若筆之而無所用則上下數千載之事績特斷爛朝報耳廿一年余解印西歸休焉而無所事日續相務為業編年者尤不可斯須而去手遂與韓生弘因其舊編增而廣之事隲於前統明於舊若夫世主之御天接統輔相之登庸宅揆前後繫屬一不敢闕所謂該天運之盛衰者則思過半

矣明年冬既斷手生日增輯之意不可不序諸篇端吁吾年尚耄前日所進今日不覺其忘小子其秘之於以備吾家藥籠中用可也時則二十四年丁亥歲夏仲日序

王氏易學集說序

先君思淵子昔據民部尚書張公

諱正倫字公理

日引一

叟連榻坐與之問辨甚款察之蓋講易經旨也每叅署已輒抱牘傍侍張公曰汝亦樂聞斯乎曰唯自是日熟兩聞遂潛玩焉造次顛沛樂之而不釋也北渡後遇玉華王先生復得窺其門墻而覃思焉既而有問答理亂之說玉華子訢然曰推是而進何憂乎不造夫突奧也然專靜之功不可以不至歲往知未寔

本於此吾子其志之既而家府屏遠人事取歷代諸
儒所傳探微顯妙日一卦為業真積既久靜見之心
遂大以肆曰吾老矣非迷何以見於後示子孫以大
受也乃組節群言使如出一手辭約而意貫諸家之
善蓋無餘蘊矣嗚呼易之為書三聖人憂世而作也
其道有四互為之用然身外無可論之道道外無可
談之理天理人事不出乎日用行己之間而已是書
之集四者具列要以近人情為本使學者切身以求
用易知而不難其於易道庶彬彬然有煇矣不肖今
亦向菴先世庭訓墜失無緒大懼夫不學而衰也乃
沉潛是編冠修述之意於篇首仍題曰王氏易學集
說使後之來者知

先君學道立世其博文約理有如此者小子憚復續
所得以綴於後蓋先君所未見也庶幾五十家之
說左右逢原矣至元二十五年戊子春二月一百五
日序

送信生士遠北行序

勺吳之分豫章之野有神物焉雄變陰縵世不多得
佩而服之可以檢非常而走光怪礪而用之可以決
浮雲而開白日當其鋒錐錫醫昧沉靜于幽園之下然
衝霄之氣不自達于斗間雖有精鑿博識之士安得
佩服提携檢非常而神利用者哉君子之仕也上需
志於達而後可以見於用用則先其材之云何而後
其時之利與否也逢乎辰而匪其才何克應事機而

成吾務負其才而艱厥時吾固知攸往而終有所濟矣故伊尹不以其時而有間於所行孟軻氏不為齊梁不吾與而必意於速去何則天之所早於我者如是我烏敢自棄不力其在我者焉奚暇計其可否俟彼有待而後我為之應哉士達少問學於予當以政試於諸生間惟士達知所以對當時已異夫姿之敏志之遠到也厥後揚歷州郡果在夫受直固怠其事者之列及例歸河東又見夫居養有得器箴諸身與時消息者蓋素所積蓄耳斯舉也又非底滯于下求達於上方試用於公卿之間也顧時與仕吾無所慮矣然理有所當燭者試以吾嘗從事於斯者告之夫仕宦雖或巧拙而其間有容力不容力者彼自然之

來吾順受而安之是則力之所不必也吾分既尔吾行足為即其所受而克其義之所至是則力之不可不勉而前也所勉者何用晦而明以訥為辯竭誠心於所事見實用於當行察其機而發人之幾通吾滯以達人之事不以資之微早為嫌不以與之依附為得盤桓居貞以俟夫君子之大受何患乎聲名之不昭事業之不顯而著也於其往也故書以為贈

禮部尚書趙公文集序

至元丙子夏五月予考試河南道出臨汝館望崧樓者再宿歷覽後園縱為塵迹所謂汝海虛舟者於蒼烟老樹間踴然獨存因得防禦趙公亭記於壁間倚杖披讀者久之令人想見承平官府之盛階公遺文

不多見也後七年予自齊還衛日與公孫維弘杖屨
徜徉言笑者無時一日出耐辱集一編示予曰此先
祖通奉君之遺藁也予請而讀之者數日得辭賦古
律詩及雜著樂府等篇若干首其氣渾以厚其格精
以深不雕飾不表襮遇事道與因意達辭畧無幽憂
憔悴尖新藉險之語信乎太平君子假樂有餘而神
明與祐者也維弘遂以集序見屬予曰以遺山先生
之論之詳此固以為之足矣然士君子之學文章德
業名為兩塗其實一致有以事業而垂世有以文章
而名家者傳日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吾儕孰不欲得時行道使利澤施於人名
聲昭於代蓋有幸不幸遇不遇者焉如仕宦利達復

擅文雅以事業盛而掩其所謂文者從其重焉可也
若文彩綺紉竟不得以片善及物者其或曰若何克
為一文士而已此真為妄人尚何知兩塗一致之理
者哉既為其序且寓夫子之所感云先生諱斯文字
庭玉明昌五年進士官至通奉大夫禮部尚書初河
朔雲擾公流離兵間挺身歸國遂為德陵所知故其
仕宦通顯而為兩朝名德一世之龍門者云至元戊
子秋八月朔旦謹序

宮禽小譜序

三百篇之作風人多引物以比事或託物以發興其
氣類情性學者不可不識也是謂致知格物之道十
一年江左平宮籟禽玩畢達京師戊寅夏予待制在

京師獲觀諸禽於會同館之西位者凡一十七種誠
有可愛而當識者厥後珍禽奇獸陸貢川輸歲相望
於道彼隸鳥官入上林集萬年之芳枝蒙
天顏之一眴振羽和鳴固有喙同而如瘖者矣其為
物不可為不遇也因念九州風氣各殊其所產常異
有無亦然非適游歷覽有終老而不識其狀與其物
之情者况來自閩廣之遠伏見近年求訪嘉士車
徵幣聘歲亦不絕其或抱負器業谷耕巖隱偶不及
時賢之論者未免阮窮遺逸反不若斯鳥之採擇薦
進光耀如此之幸且遇也至元廿五年戊子秋八月
壬戌偶逢江外鳥使因追作宮羽小譜叙其所觀而
識者今列于後

秦吉了狀如大鸚鵡毛羽青黑色閃閃有光翎
兩稍皆白翎耳與人肖耽腦上相脊及喙距
皆黃色聲雄烈善作人語

蘋茄兒形狀毛色一與白鸚鵡同養者云性極
乖戾

尖尖帽灰綠色形如燕許毛頂上銳下豐高約
一寸故名

百舌兒狀如鴿略同毛羽蒼白花色江南三月
間盛作聲今四月尚未鳴蓋北方地寒故也
白頭翁狀如鴉色純白喙距皆青頂毛宛細蓬
蓬然上起故名

柳鶯純綠色甚嬌可愛性靈如黃鶯其狀差小

切倉子一名鐵嘴兒毛純赤褐色狀如雀鳴聲
啁啾調之能頂負紙殼介習人騎像於一欄

內分兩陣作衝擊狀甚馴狎也

相思兒灰赤色狀如小雀

白鸚鵡一其大如鳧

玄鶴二比常鶴差慘極清癯

金絲雞毛褐色上有蒼斑細文疊積如雉鷹尾
翎末秀翠金雙團花絕類孔雀開他鳥鳴皆
能效之

水老鴨形高大如鷓體斑斕脩首如卵形喙尖
長蜿蜒俛仰絕與蛇類爪掌則鴨也疑烏鬼
即此也

花鷺鷥褐色中白毛紛然間出長喙壯青綠比

雞差小又名曰噪

小鷓鴣純白色黑喙青足但其頸骨狀曲折為
一曲

料哥形毛全是鸚鵡其光米濯濯然毋喙人耳
作梳黃色耳後有黃眉兩抹上連於腦能作
人語喜則兩耳開聳

烏雞骨與肉皆黑其蒼者亦然

送薛參軍北行序

承宣供億莫司屬為切然戶鮮而居衝俗置而不知
教制於上而梗於下誠有所特難者焉又恒人之情
視難易為行不乘初以取其名即旁緣以微利苟安

依阿護養資歷曷日以俟代而已丹陽薛君彥暉由
藩府掾從事於斯者四十餘日為人外簡朴而內廉
能供王事理民訟直而有方雖當急遽二者並行而
不相遺自始迄更猶一日然其邁迹尋常立於能者
之行卓矣惜乎心儘公而罔間於易難用有餘而不
違於風化因念令便於亟行化安於永久苟使民知
義方其趨事赴功有不待致期而然者倘教有所未
至俗有所未醇能者日鮮不能者日衆而供廢事理
政務固不得一日曠第恐物情治宜兩有不自盡者
此昔人以化為先而令從之師帥者又化令之本也
安得惟良如薛君者百有餘輩俾用焉而顯靖嘉治
焉而有餘裕我不以徒法為政彼不復顧難易為心

事雖衝而亦辨俗雖囂而可聽方之亟便特緩夫前
後之間然能使物情紓而政本固官有儀而民不輕
民不輕則吾之令行將見如流水之源矣不然使韓
范復出職思其為處薄書米盍間雖終日無倦亦且
有所顧矣薛君行來辭飲之酒再拜以送言為懷因
書此以贈庶幾條治宜者聞之亦將有所領焉廿五
年戊子冬十月悔序

贈日者張翱序

陰陽家者流秦漢以來如五行堪輿建除叢辰曆學
天人太乙等書其目雖多及臨事占決各開戶牖吉
凶得失互皆不同故漢人譎以五行主之予因究其
理而為之說曰夫太極判而五行具五行具而萬物

生一物而一五行也。纔有所闕，物不得為之物矣。靜而體動，而用剛柔迭制，而吉凶生焉。矧二氣良能以不測為神人於其間，亦一物也。吾何以道其為術也？天人之際，有未易知者，得之深者，其理明；索之淺者，其說近。又世道下衰，人不安分，以狂妄橫於中，儼倖驚於外，貪者以苟得為心，狷者以速達為念，詢其命曰：吾此去可亨，相其時曰：吾今年可動。彼知其然，即順情悅主，售其術而已。我審彼說，竟沾沾自喜，圖一豁墮，獲為恆，是天理兩滅，而人欲肆矣。嗚呼！風俗之移人也如是，可勝嘆哉！有張生翱者，姿甚高，業是而志篤，語直而不隱，觸數知變。若夫誇耀苟售其術而已者，挾是游行州郡，億萬而多中，故七子往往與之。

顧接在鞫，固亦榮矣。雖然，吾將進翱於學，鑑其粗而造於精，資之深而遺其淺，不為世俗所移，不以虛高務悅習其所已知，其所未至，其要安在？道其在於是矣。能此，將見聲光四白，義置百錢，坐來衆問，不愈於行而求其售乎？翱曰：唯。有是哉！然行襪已具，敢扳康節之例，願先學於四方，可乎？於是書以為贈。

星丸漏詩序

司錄判官趙萬到任之明年，置星丸木漏於衛之汲門上，仍繪彩為圖，攜之來謁，再拜請題辭於後。予以為政有緩而似亟，事有微而實著者，更漏是也。雖因象制器，特挈壺氏一士之職也。然天地朝昏，我則司之；官民勤息，我則警之上。而日月運行於三百六十